# 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七十一

列傳四十九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田齊諸臣傳

匡章　章子

匡章齊人也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孟子

威王時秦假道韓魏以攻齊王使章將而應之與秦交

和而舍（軍門曰和）使者數相往來章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以齊入秦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以齊兵降秦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頃間言齊兵大勝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之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

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齊策

當湣襄時有章子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蔑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辭甚刻章子對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持此于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于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視水可絶者荆人射之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荆人所盛守者其淺者所簡守

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見章子章子練卒夜奄荆人所盛守殺唐蔑呂氏春秋

騶忌

騶忌者成侯也忌初以鼓琴見威王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忌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劒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忌曰夫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

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忌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忌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忌見

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忌曰謹受教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忌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忌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言每事須順從也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昔久舊也考工作樹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傅合于疏罅隙縫忌曰謹受令請謹自附于萬民髡曰狐裘雖獘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忌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

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忌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史記世家

新序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為設以微辭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騶忌之禮畢淳于髡等稱辭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

詘而去忌之禮踞淳于髠之禮畢

忌長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

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于是入朝見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為美于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說苑威王遊于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軍羅綺甚衆

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至上謁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忌舉田忌子為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為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為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為即墨而于齊足究忌舉北郭刀勃子為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王枕而卧耳何國之貧哉

忌為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閈曰公何不為王謀伐

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可以有功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忌以為然乃說王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忌以告公孫閈閈使人操十金往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驗其辭于王前田忌遂走史記世家田忌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威王薨忌與晏首並事宣王忌仕人衆宣王不說晏首仕人寡宣王說之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

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而善忌國策

公孫閈晏首皆齊人閈見後傳

田忌

田忌是為田臣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齊族也事威王為將與相成侯騶忌不相説忌出走宣王即位召而復之宣王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敗于南梁韓請救于齊王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早救之忌曰不可夫韓

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于齊我因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則國可重矣王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有齊五戰五不勝東愬于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係太子申禽龐涓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王忌既破魏孫臏謂之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忌曰奈何孫臏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敝于先言齊軍雖勝亦罷使之當前弱守于主主地缺益齊險

監主者循軼之途也（軼轍同言不得方軌適相循也）鎋擊摩車而相過使彼罷敝先弱守于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矣忌不聽果不得入亡而之楚騶忌代之相恐忌欲以楚權復于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謂楚王曰騶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以楚權復于齊也王不如封田忌于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騶忌必以齊厚事楚田

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于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忌于江南既而再復于齊事閔王復齊事策不載然閔王時復見田臣思知其再復也或疑是二人索隱注則以為田臣思即田忌閔王七年張儀以秦魏伐韓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忌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于齊遂與秦戰楚趙果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國策史

記世家作桓公五年誤

論曰伯禹戒舜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奸回害正以譖不以毀哲之所以為難也騶忌走田忌誑晏首二忌不相容惡見其戰勝于朝廷

田嬰靖郭君　田文孟嘗君

田嬰者是為靖郭君諸田之子也史記齊威王少子而宣王庶弟誤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騶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威王薨事宣王宣王七年嬰使于韓魏韓魏服于齊嬰與

韓昭侯魏惠王會王東阿南盟而去復與魏惠王會甄

紀年梁惠王之後元十一年會齊于平阿十三年會

齊威公于甄

九年嬰相齊史記

十年楚敗齊師于徐州欲逐嬰于齊嬰恐張丑謂楚王

曰王戰勝于徐州田肦不用也肦有功于國百姓為之

用田嬰不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為也

故王勝之也今嬰逐肦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

不便于王矣楚王因弗逐嬰相齊十一年宣王薨閔王
即位三年封嬰于薛
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
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
嬰初封彭城
嬰謂王曰五官之計曲禮司徒司空司馬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計其事之凡也不可
不日聽而數覽也王曰說吾而厭之言汝說我則不覽而自厭乃以
委嬰國策

初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
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
弟而見其子文于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
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
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
于天乎將受命于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
憂焉必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久之文承間問其父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

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于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于諸侯諸侯皆使人請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于薛是為孟嘗君史記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髠為齊使于荆還反過薛文令人體貌而郊迎之謂淳于髠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髠曰敬聞命至于齊畢報王曰何見于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顔色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國策

文在薛招致諸侯賔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文文舍業

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文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文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文嘗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文文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

呂氏春秋唐子短陳餅子于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餅子亡奔薛孟嘗君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梁

冬被裘罽夏服絺紵出乘牢車駕馬問之曰夫子何
思于齊曰臣思夫唐子孟嘗君曰唐子非短子者邪
何為思之曰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
禾粱服輕暖乘牢良臣故思之　按孟嘗君不當威
王時説誤國策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
遇之甚勤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之或告孟嘗君孟
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董之繁菁問夏侯
公夏侯公曰毀之以為之也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

毁之也吾以身爲孟甞君國策孟甞君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也一人曰訾天下之王有侵君者臣請以血湔其衽田瞀曰車軼之所至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萬乘之長其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勝臀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爲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國策孟甞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曰舍人亦甚不義矣請殺之君曰覩貌而相愛者

人之情也錯之勿言居期年君名愛夫人者而謂之曰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從衛君遊舍人遊于衛甚重衛君欲約天下之兵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齊衛相攻伐者如此今約天下之兵攻齊是背盟約而欺孟嘗君也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善為事矣轉禍為功　說支離韓詩外傳孟嘗君

請學于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臣所謂不能化者也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

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于齊以求見文文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

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
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文乃止二十五年復卒使文入
秦昭王即以文為秦相人或說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
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必危矣于是昭王囚
文謀欲殺之文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
狐白裘此時文有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
昭王更無他裘文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
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

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
文文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
關昭王後悔出文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文至關
關法雞鳴而出客文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
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文
出乃還始文列此二人于賓客賓客盡羞之及文有秦
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文過趙趙平原君
客之趙人聞文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

令視之乃眇小丈夫耳文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閔王不自得以其遺文文至則以為齊相任政

國策齊王夫人死為七孺子皆近田文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韓非子齊王問于文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文以齊為韓魏攻楚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食于西周韓慶國策作韓慶史記作蘇代為西周謂文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强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為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陰合于秦而君無攻又無藉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為和君令敝邑

以此惠秦秦得無攻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强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文曰善因令韓慶入秦使三國無攻秦而不藉兵食于西周居數年人或毁文于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刼王王意疑文文乃奔薛既而復召文文因謝病歸老于薛史記

史記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

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及孟嘗君奔薛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　按此蓋參馮煖與愛夫人者二事而成說也詳馮煖傳

文既免呂禮相（禮秦亡將）或謂文曰周最于王厚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者（弗齊人史記作親弗）欲取秦也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秦魏之上當有攻字）收周最以為後行且反齊王之信（言與趙攻秦魏收最用之可圖）

後舉又齊前與秦合今與趙攻之信反也又禁天下之率率猶從也謂從齊齊無秦天下果果猶決弗必走齊王誰與為其國言必重孟嘗君也文從其計乃為魏謂秦魏冉曰文聞齊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于天下之兵其讐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薛也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晉謂魏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敝邑而不能支秦薛雖文舊封而屬齊齊破畏魏且取薛予魏魏雖得薛而

賓弱不能當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操晉以為重也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于是魏冉言于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

史記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說孟嘗君北兵趨趙以和秦魏孟嘗君從之而呂禮嫉害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魏冉書使秦伐齊說與國策異而云和秦魏者亦非是

後王滅宋益驕欲去文文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

韓非子薛公之相魏昭侯也有欒子曰陽湖潘其子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名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閒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為文也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

二乘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李也欒子因相謂曰為公必利不為公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競勸而為之又曰昭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卧矣曰寡人不能讀此法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文曰秦且攻魏柰何文曰有諸侯之救則可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為之約車百乘文之趙謂趙王曰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文

曰夫借兵者忠王也曰可得聞乎曰夫趙之兵非强于魏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以其西為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于秦是趙與强秦為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于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謂其父嬰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攻魏願大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助魏奈何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此國之利也

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得乎燕王尚未許也文曰臣効便計于王王不用文請行矣恐天下將有大變也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燕不救魏魏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魏恐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易矣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魏王大說秦恐割

地請講于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文國策

國策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曰有之君曰文甚不取也夫借車衣者非親友則兄弟也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王悟而知文謹使可全而歸之

後文西合于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王亡在莒遂死焉
襄王立而文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文與連
和復親文文卒諡為孟嘗君

皇覽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向門東

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文絶後無嗣也史記

論曰展季之言曰伐國不問仁人伐國爾而仁人羞之
況忍覆其宗國哉吳將伐魯問叔孫輒輒曰伐之必得
志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之行也不以

所惡廢鄉嗚呼孟嘗賢者乃廢鄉乎孟嘗雅好士馮煖市義于薛而不市義于齊毛薛之規迄無聞焉所好者士之何等邪且夫豢馬以羣而等驥于下駟雲搖舉然後愕眙焉然則好士者其聲也非真好士者也文死諸子爭立薛由是亡嗚呼彼四十餘子而不興賊子爭靖郭君之難也

田單 田需附

田單者齊諸田疎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

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使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幷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于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

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刼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

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

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

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刼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于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單又號平都君或從或益封未詳史記齊之破燕也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及襄王立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

單見其寒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名田單

而揖之于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于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長平之役單説魏王曰王胡不為從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單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王曰何謂也單曰秦趙久相持于長平而無決天下合于秦則無趙合于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又有田需

者宣王時管燕得罪宣王燕謂其左右曰孰與我赴諸侯者乎左右莫對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鵞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者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國策韓詩外傳作宋燕陳饒魏策田需貴于哀王是需又嘗事魏也

論曰田單以二邑復齊七十餘城俾襄王復國有鬲之

烈不加于是火牛破燕不創自單楚子執象燧以破羣蠻已先之矣貫珠事未必然然君臣兩完亦足鑒諸

顔斶　王蠋　平阿餘子　叔無孫　成公趙附

顔斶者齊人也宣王見顔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曰有昔者秦攻齊令

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户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曽不若死士之壟也王默然不説左右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建千石鐘萬石簴天下之士皆為役處辨智並進莫不來語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髙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及湯之時諸侯

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哉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九官也）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補）禹有五丞（楚辭）（八師三后外有益稷皋陶垂益）湯有三輔（商書伊虺二相外有誼伯仲伯咎單）自古及今

而能虛成名于天下者無有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上何不吉之有哉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聞君子之言乃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斶曰夫玉生于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

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國策

湣王時有王蠋齊之畫邑人燕之初入齊聞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

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于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刼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生而不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于樹自奮絶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于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史記

呂氏春秋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歸遇高唐之孤叔無

孫曰今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于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說苑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趙在阿而宋屠單父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見之趙曰不可使後世之使不信符節之信不用曰何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曰不可後世之

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吾聞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期年宋康公病死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生何面目見天下士遂立槁于彭山之上　按宋無康公王偃謚康不以病死說誤

## 王斗

能意　春居　唐易子　匡倩
田過　閭邱卬　子奇附

王斗者亦齊人也斗造門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斗

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于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因趨而迎之于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于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

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宫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說苑作淳于髡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王謝曰寡人有罪于

是舉士五人治官齊國大治國策

呂氏春秋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不處亂國不見汚君身今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邪王乃舍之呂氏春秋宣王為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春居問于宣王曰荊王釋先

王之禮樂而樂為輕敢問國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
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
今王為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
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臣請
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反寡人請今止之遽名掌書
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為太室春子止寡人韓非子
宣王問弋于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于謹
廩王曰何為謹廩曰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

奈何不謹廩也王曰然則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自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韓非子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是殺所貴也以為害義故不博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于上是從下傷君也以為不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以為害義故不

鼓也宣王曰善韓詩外傳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對曰殆不如父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吾親受之于君致之于親凡事君以為親也新序齊有閭邱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王曰子年尚稚未可對曰顓頊十二而治天下項槖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

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
耳對曰不然夫騂騮綠驥駿馬也試于釜竈之間其
疾未能過貍𪕮黃鵠白鶴一舉千里試于堂廡之下
其便未能過燕服翼辟閭巨闕利器也使之決目出
眯其便未能過管槀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卭何以
異哉宣王曰善子何見寡人之晚也對曰夫雞豚讙
嗷奪鐘鼓之異雲霞充咽奪日月之光讒人在側是
以見晚也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載之歸而用焉新

序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矣悔之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列精子高　狐援　公玉丹

列精子高狐援並齊人也子高聽行乎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會朝雨祛步堂下謂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子高步而窺井粲然惡丈夫也喟

然歎曰侍者謂吾聽行于齊王也夫何阿哉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亡無日矣鏡唯士乎人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不知類耳呂氏春秋新序作田巴對齊王

子高見齊王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王曰穆陋民不敬曰見敬在德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齊國莫不宗焉趙文子身不勝衣言如不出口其相晉國晉國以寧有德故也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身修八

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言乃以穆為臨淄宰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曰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大國為難而酷刑以懼遠近國内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亡國之道下吏不具以聞心知不可將有非議則曰君

意實然我諫必有龍比之禍是虛自居于忠正之地而闇推主使同于桀紂也且夫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于危亡罪之大者也主疾臣之弼已而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孔叢子

狐援説湣王曰殷之鼎陳于周之廷其社葢于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亡國之音不得至于廟亡國之社不得見于天亡國之器陳于廷所以為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葢之屏無使

齊音丸人之游王不受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吏陳谷質于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援閈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斮先生老歟昏歟援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

國策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正義閔王斮之檀衢

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又有公玉丹者湣王亡居衛謂丹曰我何如主丹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于王見其實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呂氏春秋

新序閔王居衛謂公玉丹曰我亡矣而不知其故對曰王之亡以賢也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因

相與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餘文同漢書儒家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為陳古今成敗　按此公玉丹或即公孫固豈反辭以對如子華對靈王與

尚史卷七十一

尚史卷七十二

列傳五十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田齊諸臣傳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

魯連子齊辯士田巴服狙邱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刼者其弟

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史記

燕敗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田單以即墨破燕

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

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如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横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于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于外萬乘之國被圍于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

國敝甿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于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于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于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于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

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簒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没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

矣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齊桓公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于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䰞而去到同

倒韜弓衣也史記燕將見書泣三日猶預不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于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　國策

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魯連遊于趙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于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

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令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于外今又内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

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于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

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于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

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于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

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于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

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于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于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

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于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

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于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于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史記

按田單復齊在慎靚王三十三年秦破趙長平使新垣衍帝秦在赧

王五十四年當趙孝成王之七年也國策以守聊城齊時事則射書當在帝秦之前而史記以帝秦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不敢歸是非復齊時事矣故序射書于帝秦之後然書中序栗腹事按趙破燕將栗腹在孝成王十五年去復齊愈遠豈聊城射書信非復齊時事邪或疑書為後人傅會庸或然也

初田單將攻狄往見魯連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勿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齊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

壘枯邱田單乃懼問魯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于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黄金横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厲氣循城立于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齊策

儒家魯連十四篇 漢書

國策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操銚耨居壟畝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用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

曰善乃弗遂連又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
養椒亦陽得子養缺 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
今君之家富于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
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
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
驎騄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食粱肉豈有毛嬙西施
哉色與馬取于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
士未也孔叢子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

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强

作之非體自然也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論曰顔斶守道王蠋守義知所守矣魯連以辯折新垣

衍使不帝秦雖嚴正未臻亦足以振聾瞽激厲當世射

書事庸有之而其書則非其舊已

齊貌辨　公孫閈

齊貌辨者齊人也事靖郭君田嬰齊貌辨之為人也多

疵門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靖郭君証諫也靖郭君不聽士

尉辭而去嬰子文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于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即位靖郭君大不善于閔王辭而之薛與辨俱留無幾何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對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辨見閔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為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

頤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矣此為一至于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于先王雖惡于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聽此為二閔王太息動于顔色曰靖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閔王自

迎靖郭君于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强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知人矣又有公孫閈者始齊將封靖郭君于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又將在楚閈説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靖郭君曰願委之于子閈為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楚王

曰善因不止又有齊客者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益一言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于此言此外應復有言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為失齊雖隆薛之城到于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國策

馮煖 張祿附

馮煖史記作驩並況袁切者齊人也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列士傳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馮煖經年無袴面有饑色

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

告孟嘗君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于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于薛者乎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

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于是憒于憂而性懧愚沉于國家之事開罪于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文收責于薛乎煖曰願之于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

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劵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

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史記孟嘗君相齊舍人魏子為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或毀孟嘗君將為亂湣王意疑孟嘗君奔魏子所與粟賢者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驚驗問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

煖曰狡兎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

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于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于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黄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黄金千斤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于宗廟之祟沉于諂諛之臣開罪于君寡人不足為也

顧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煖誠孟嘗君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于薛前靖郭君時已立廟今又請立蓋宗廟非一主也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始高枕為樂矣國策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煖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何面目復見文乎煖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曰非為客

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絶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史記

國策作譚拾子且曰孟嘗君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

不敢以為言說苑張禄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為之有道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柰何張禄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孟嘗君以為然明日奉黄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不受孟嘗君曰文竊說教故進之先生曷為不受張禄曰君將掘偶錢發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柰何曰願君為書寄我與秦我往而遇固君之入也不遇

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為書
寄之秦而大遇謂秦王曰大王有一不得者王知之
乎夫孟嘗君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英乂
之士與之合交者獨此耳大王胡不友之乎秦王曰
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而寤曰此
張生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庚盈而不虛者也

公孫戌　公孫宏

雍門子

周附

公孫戌者孟嘗君之門人也孟嘗君出行國至楚楚獻

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聞君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絶之義也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嘗

君曰諾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名而反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劒一君曰何謂也戍曰門下數百莫敢入諫臣獨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劒孟嘗君曰善受之乎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于外者疾入諫又有公孫宏者亦事孟嘗君孟嘗君為從宏曰君不如使人先

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宏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宏見昭王曰薛之地大小幾何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孟嘗君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人可乎宏對曰孟嘗君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

人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污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宏曰敬諾國策

說苑雍門子周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能令足下悲哉臣之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今若足下

千乘之君也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然臣之為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横從成則楚王横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于薛矣夫以秦楚之强而報讐于薛譬之磨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

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使若此乎于是引琴而鼓之動宫徵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汙增欷曰先生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貂勃　附張生

貂勃者齊人也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田單聞之故為酒而名勃曰單何以得罪于先生故常見譽于朝

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令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哉田單曰敬聞命明日任之于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田單相與語于王曰燕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安何不使使者謝于楚王曰左右孰可曰貂勃可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

相與語于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㨾
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上下無別且內
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于民外懷戎翟天
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
察之異日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
而請死罪五日王曰子無罪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
王禮而已矣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單來
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

文王王曰吾不若也勃曰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誰有厚于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社稷燕人興師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

于道歸之于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迎王與后于
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
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
謝安平君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田單以
夜邑萬戶 國策

說苑楚使聘于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
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
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于城陽之間當此之時

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勃王曰刁先生應之勃曰昔者荆平王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乞食于吳闔閭以為將三年復讐乎楚戰勝乎栢舉引師入郢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當此時梧可以為柎矣說苑齊將軍田瞶出將張生郊送曰堯讓許由以天下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而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知之知過去

君弟變姓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知之此五大夫
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擅斧鉞
之誅愼勿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瞶曰今日諸君為
瞶祖道而先生獨教以聖人之道謹聞命
論曰傳有之危者安之傾者扶之若齊貌辨數子之轉
移離逖也可謂克任其道矣顧薛固田氏之本封而齊
實其水也孟嘗去齊而客魏然則不為螻蟻所制也亦
幸而已矣之薛有所濟而去齊無聞焉豈正其小而遺

其大哉抑事不可為也

秦越人 即盧醫 文摯 扁鵲 附

扁鵲者勃海鄚人也 原作鄭誤 姓秦名越人 鮑彪注扁鵲盧人字越人法言扁鵲盧人而醫多盧 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越人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越人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越人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越人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越人飲是以上池之水 謂水未至地者蓋承露及竹木上水也 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

方書與越人忽然不見殆非人也越人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言能隔牆見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為醫或在齊號盧醫或在趙名扁鵲當晉定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鞅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韓子作十日）大夫皆懼于是名越人越人入視病出董安于問越人越人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

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别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于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于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

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其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正義嬴趙氏本姓周人謂衛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賈逵曰月阜曰魁　按嬴氏或指秦秦亡東西周而不能有卒歸于漢也以周指衛以范魁指鄉邑七十三未見確據魁引賈說亦不明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越人言告簡子簡子賜田四萬畝其後越人過虢虢太子死傅元云晉滅虢先此百二十年焉得有虢　按虢改稱郭蓋虢即郭越人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于衆事中庶子曰太子

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于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越人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于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杌毒熨鑱石鍼橋引謂按摩之法夭橋引身案杌謂按摩而玩弄使調也毒熨謂以藥物熨

帖也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肺心肝脾腎少陰骨膽胃三焦膀胱大腸小腸十二經皆以輸為原也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荒膏荒爪幕以爪抉其闌幕也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越人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于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眾不可曲止也子

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于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越人于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于前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索隱寡臣虢君自謙董份曰寡臣謂太子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越人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

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纒縁脈居陰部反陽脈見者為陽入陰中是陰乘陽也胃水穀之海纒縁謂脈纒繞胃也中經維絡十二經脈十五絡脈陽維陰維之脈也別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為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絶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静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越人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

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言熨之令温暖之氣入五分而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也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一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越人為能生死人越人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越人過齊齊桓侯客之太公和之子桓公午也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越人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越人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

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越人出桓侯不悦後五日越人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越人出桓侯不悦後五日越人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越人曰疾之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其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越人越人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

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于理一不治輕身重財二不治衣食不能適三不治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信巫不信醫六不治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越人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

醫隨俗為變史記

新語扁鵲居宋得罪于宋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

扁鵲欲為治之病者之父曰吾子病甚篤將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列子魯公扈趙嬰齊二人有疾請扁鵲治既愈謂公扈嬰齊曰汝曩之疾自外而干府藏今偕生之疾與體皆長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强而氣弱故足于謀而寡于斷齊嬰志弱而氣强故少于慮而傷于專若換汝之心則均善矣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

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公扈反齊嬰之室妻子弗識齊嬰反公扈之室妻子亦弗識二室相與訟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魏文侯問越人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越人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越人最為下曰可得聞邪越人曰長兄于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閭若越人者鑱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聞于諸侯鶡冠子

越人見秦武王自趙簡子至是已百三十年扁鵲蓋不下百五十歲豈有道而壽與武王示之病越人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越人越人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與不知者敗之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國策

秦太醫令李謐自知伎不如越人也使人刺殺之史記

扁鵲内經九卷外經十三卷漢書

越人之後又有文摯者未詳何國人齊王疾痟使人之宋迎

摯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可已也然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茍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于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先生勿患也摯曰諾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摯至不解履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將生烹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不能得果生烹摯爨之三日顏色不變

摯曰誠欲殺臣胡不覆之以絶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摯乃死呂氏春秋

列子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毁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家如逆旅之舍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賞不能勸罰不能威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

制僕隸此奚疾哉能已之乎文摰命龍叔背明而立自後向明而望之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田齊逸民傳　陳仲子　屠牛吐　閭邱先生附

陳仲子者史記索隱字子終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禄萬鍾仲子以為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茍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

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屨妻擘纑以易衣食高士傳

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子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剖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韓非子

楚王欲以爲相而不許爲人灌園

韓詩外傳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吐辭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吐曰女醜其友曰何以知之曰吾以屠知之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說苑宣王獵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邱先生不拜王曰以爲少邪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邱先生又

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賜田不租賜無徭役先生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邱先生對曰聞王來游所以為勞王望得壽于王得富于王得貴于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畢賤無以貴先生對曰此非臣之所敢望也願王選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臣可以得壽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臣可以得富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臣可

以得貴令王幸賜田不租則倉廩將虚也賜無傜役則官府無使馬此非臣之所敢望也王曰善願以先生為相

田齊夫人傳　君王后　宿瘤女附

君王后者莒太史敫之女也閔王之遇弑也其子法章變名姓為敫家傭敫女竒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于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

女為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薨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遺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國策

王建十六年君王后卒史記世家

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郭采桑之女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采桑如故王召問之對曰妾受教采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說使使以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欲沐浴加衣裳女曰如是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于是如故隨使者王見諸夫人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

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王曰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飾與不飾相去千萬何十百也昔者堯舜自飾以仁義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何十百也諸夫人皆慙王以為后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瘤女有力焉女死燕遂屠齊閔王逃死于外　誕不足徵姑識其說

田齊逆臣傳　淖齒　王孫賈附

淖齒者楚將也燕之入臨淄也閔王走莒楚使齒將兵救齊齒因相閔王史記世家

初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正義閔王斮之檀衢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司馬穰苴田完之裔為景公將者別是一人或名誤為政者也殺之以故燕舉兵使樂毅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與一乘亡呂氏春秋作觸子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閔王不與軍破走王遂奔莒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血霑衣王知

之乎嬴博之間地圻至泉王知之乎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之聞其聲王知之乎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圻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戒何得無誅乎于是殺閔王于鼓里

韓非子淖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

王孫賈者年十五事閔王及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晩來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

而望女今事王而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國策



尚史卷七十二